

EP FALLING

HEAD

雨

中

行

雨
中
人

走出了宿舍，踏上大有2路車，車上的人已是寥寥可數了，我找了靠窗的座位坐下，腦中是空白的一片，哦！不，倒不如說是平靜的時刻。

機器，天天軋軋的響，如此的有規律，有節奏；人又何嘗不是呢？天天在公式化的生活中生活，為生存而生活，如此的有規律、有節奏，連停個片刻喘個息的機會都沒有。當你歇會兒喝杯水躺個片刻時，別人已趕到你前頭去了，你必須不停蹄的往前衝，不管前頭有多少人、有多少危險，你就是不能停。這是人定的真理，你不能違抗它。

今夜我却違抗了這人定的真理。火車站前的時刻閃著21：54，我眨了個眼，已是21：55了，停在噴水池邊，一陣冷風夾著不知是雨水抑是噴水池散出的水滴，望著這水景，美嗎？當然是美，化了工程師又化了工人造出的東西不美嗎？既是美景，但我心中却除不去那股納悶的心情；抬起頭，已是22：04了。翻起風衣領，兩手又入袋中，拖著脚步往前移，我就是喜歡這模樣，低著頭讓雨點慢慢的打在鏡片上，穿過天橋，我猶疑著該往重慶南路走呢，還是往西門町走？我終於選擇了重慶南路。

走廊上有個小書攤，有電影雜誌，有所謂打發性的小說，書攤邊還有一架電視機，幾個迷惑的人們駐足停在那兒看，看書？不，看電視，該是閩南語電視劇的時刻吧！拖著蹣跚的步子，往前移是家書店，裏頭多了許多的賀年卡，幾位穿制服的女同學停在那兒看著，

RAIN DROPS KE

ON MY

挑著，她們背上的書包給她們的壓力是那麼的重，但她們還是不忘記片刻的「逃避負擔」——看賀年卡；我也挑了幾張賀年卡，一張上面畫著一條龍，人們說「龍體是福」，這張賀年卡正好寄給祖父，他老人家一定會高興歡孫女兒的祝福的；一張上面是玫瑰花，該送給珊瑚的，她的心就像玫瑰一般的柔而易脆；一張上面是聖母瑪麗亞，該送給淑寬的，她一直的堅信聖母瑪麗亞，這會賜給她一股力量；另一張上面是幽幽的雪景，一片迷濛中現出一縷微弱的光，這張該是給我自己了，那微弱的光，已足以溫暖我的心了，看過了賀年卡，我的心又亂了片刻，往前走又是另一家書店，又是賀年卡，幾個十五歲未到的小學徒眯著眼想睡的樣子使我馬上退了出來，他們是該休息了，那怕是短短的六小時。

外頭仍是陣陣的小雨，穿過馬路到西門町去吧！「第一百貨公司」遠遠的閃著刺眼的亮光，街道上，一對對的情人，一羣羣的母女，出入其中，我拖著步子也進去了，那兒有頂黑色的呢帽，二百一十元，該買頂送媽了，我想著；往內走有男士的風衣、夾克，蠻吸引人的，大弟穿那件夾克一定很帥；那兒有一件風衣原價六百八十元，減價為五百二十元，真是仁人君子呀！便宜一百六十元。左側是一排排的皮鞋，每雙皮鞋邊有一標價，由上往下，價錢遞減，我的眼光也由下往上觀之。那雙紅色的，配上幾個小小的洞洞，繫著黑帶子，頂俏麗的，一百三十五元，我想著：「還不算貴，但媽站在講台上喊了一天的喉嚨也只有有一百元。」我嘆了氣，走了；上得二樓，我的心已被撩亂，一件件的大衣，紅的、黃的、花的、皮的、抽象圖案式、印地安式的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門，那位小姐問我：「小姐，要那一件？」我告訴她：「我要的，你們沒賣。」她回我說：「樣子那麼多，怎會沒有呢？要風衣還是大衣？……」她那和藹的態度，令我敬她三分，雖然那和藹是裝出的。只是她不明白我要的是穿在心上的衣服而不是外表的衣服。

如此，我又拖著脚步走了出來，拉起衣領漫著步，穿過人心惶惶的十字路，我又跳上了大有2路車，回到了宿舍。

雨點，

一滴一滴的

一陣陣的

落在我頭上，

想揮去我心中的煩惱

但，

揮去了嗎？